



云上的梦

我打开了梦的一扇门，我却走不进梦里面。而当我关上梦的门时，我却发现我早把自己关在了梦里面。于是，我只好待在梦的里面，继续做我的梦。有一天，我在梦里推开梦的另一扇门，我想看看梦里的门到底通向哪里，谁知，梦套着梦，门连着门；而且，在梦的那头，我看见自己赤裸着身子站在那里，等着我走近，然后观看我怎样做梦。我看呀看，突然，我看见最后一扇梦的门轰然打开了——是的，我看见了梦里面的东西。但是，我却不能告诉你我眼睛里都看到了什么。

从雪山回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现在是在梦里还是在不在梦里？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生活在梦境里？

于是，我走出房门，站在一片空地上，让阳光把我照成一张透明的纸。我就那么一直站立着，让春夏秋冬从我的身上像水一样缓缓流过。

我喜欢阳光照在我脸上的感觉。我睁开眼，看着高空中的太阳。我看见太阳在变幻着自己的光谱。有一缕阳光经过我的面颊时，我听到了风把阳光吹凉的声音。阳光虽好，但我并不打算就这么站立一辈子，让阳光把我晒成一尊雕像。

我返回了屋里，坐在一本古书前，继续冥想，但记忆却像一把生了锈的铁锁，怎么也打不开了。我走进一间给胃喂食的厨房，摸出一把斧头，开始在空气中挥舞。我想凭借着吃奶的力量，把斧头挥舞成一把金钥匙。就这样，我从中午挥舞到了下午，又从下午挥舞到了晚上。空气中，到处都是又一个又一个斧头留下来的圈圈。我在想，这么多的圈圈，会不会最后都变成了包围圈，让自己无路可逃？

迟疑中，我发现头顶上的灯，圆圆的，像枚白月亮，悬停在层叠的包围圈之中。我把斧头藏匿了起来，准备突围出去。我站起身，看见自己的身影，在地上像躺倒的巨人，一动也不动。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在雪山上也是这么仰躺着，让阳光照耀着我，让风亲吻着我。然后，我就和自己的灵魂融在了一起。没人知道，我为何会在山之颠的白雪上独望天空，默默无语。我只记得，当漫天飘舞的雪花，像一粒粒星星一样闪亮的时候，我是那样地渴望它们能填满我的心房，让回忆成为永恒。

我打不开记忆的铁锁，我现在只能想象。我在想象中又回到了梦中。

我喜欢梦。也许梦本身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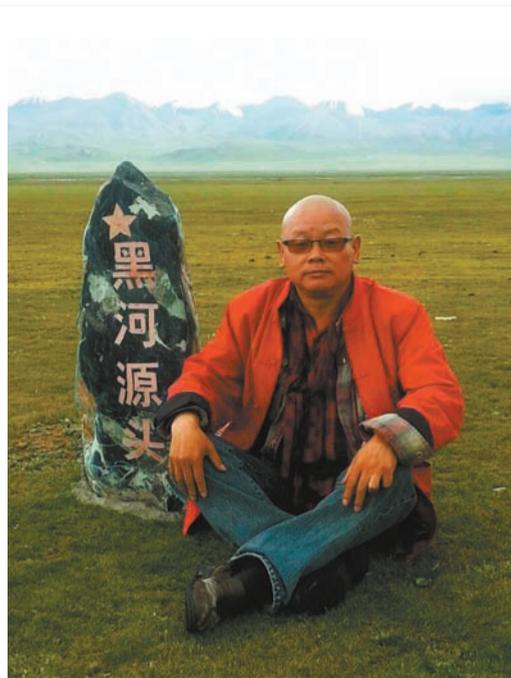
是一条金光大道，好让孤独的梦游者找到回家的路。有意思的是，地上的影子躺时间长了，竟然像砖头那么厚。

莫非，影子也会生长和做梦？

翌晨，我从梦中爬起，裹了一件梦的大衣，来到了户外。我看见一朵葵花愈长愈大，愈长数量愈多，从一朵长成了两朵，从两朵长成了十朵，从十朵长成了一百朵，最后，竟然会有一百万朵葵花，高举着自己，在阳光下舞蹈。而风，一次又一次地挥舞着自己，掠过葵花的上空，与它们的灵魂合舞。远方飞来一万只蝴蝶，把天空装饰得五彩缤纷，仿佛满天都是会飞翔的花朵。我站在葵花中央，开始了最美妙的想象。也许，想象才是人一生中最好的飞行器。于是，我把自己干脆也想象成了一枚巨型葵花，向日而舞，向日而升。

这时，阳光从宇宙深处无遮无拦地直泻下来，把我的想象砸得稀里哗啦。我喜欢这种仰首微合双眸让阳光舔舐的感觉。暖暖的，柔柔的，有种情人在脸上热情阅读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我的心房充满闪电。

梦醒时分，我发现自己就站在梦里，一丝不挂。



【作者简介】

董明，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祖籍山东文登。已出版诗集《云上的天空》、散文随笔集《心界》《思维的颜色》和长篇纪实文学《来自地球之巅的生态警钟》。作品曾多次获奖。



异化的鸚鵡

蒙蔽于笼子里的生物，最易异化。

关鸟的笼子，有竹子编织成的，也有用铁丝焊铸而成的，总之，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外观好看，结构结实。其使用时间之长，至少可以使一代鸚鵡的寿命在笼子中度过。

鸚鵡初次接触没有生命的鸟笼时，并不习惯，关久了，也就逐渐从不接受到接受了，尤其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驯化之后，几乎所有的鸚鵡对鸟笼子不仅没有了抵触与反感，甚至到最后，反而情注于笼子，视鸟笼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家”了。适应之后，鸚鵡便把鸟笼布置成舒适的巢居，于是，鸚鵡从此就有了居住在豪华宫殿里的感觉；以为灵魂从此就可以居此永度安宁了。因此，整日慵散而幸福着，在安逸中等待主人的添食喂养，然后学舌人语。当然，鸚鵡每日过得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主人的心绪好坏，若是主人心情差了，轻则惹来一顿训斥，或有意饿几日，重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煮了食之。所以，鸚鵡每日在努力学习人语的同时，皆要细心留神地观察和阅读主人的每个脸部表情，乃至身体动作。

自从有了“家”的感觉之后，鸚鵡的天地空间其实早已被压缩至一方小小的鸟笼子里了。不仅如此，鸚鵡的一生乃至其后代，均会以笼为“家”，度完了青春，再度终生。

天长日久，身居其中的鸚鵡全然忘记了自己原本生活过的那方任其自由飞翔的天地——美丽的

大自然。包括昔日在那山林中的一切美好印记，自从被捉进鸟笼子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点一点地被主人的思想从记忆中抹去了。鸚鵡记忆中的那个曾栖身于广袤山林中的家园，随着搬至狭小的笼子中后，从此便注定此生与大自然无缘了！

樊笼，最终演绎成了所谓的“家”，最后成了自己肢体活动的惟一空间，成了鸚鵡一生中青春和生命的全部——而用于自由飞翔的翅膀，竟然成了鸟笼子里的摆设！

但是，几乎所有的鸚鵡，梦里总能听得见来自那遥远的森林、溪涧、洲屿甚至是亚马逊丛林里的鸟鸣的声音，还有山涧的溪水闪着自由的片片鳞光叮咚流过的汨汨声；当然，最为心动最为羡慕的依旧是梦中的彩蝶在溪涧蜿蜒紫嫣红的百花丛中自由飞舞、相互追逐嬉戏的身影，若影若幻，恍如仙境……

最为可悲的是，出生于鸟笼子里的鸚鵡的后代，它们的眼里除了囚居着自己的笼子之外，就是主人整日驯化它们唱歌学人语的那张多变的脸。它们不知道美丽的大自然，因此它们没有参照物可去对比，而无从对照的它们，原以为世界就如主人所灌输的那样。它们无法甄别什么是真，什么是伪。它们整日学习主人的思想，“克隆”主人的声音，成为主人喉咙的传声筒，最后学会本应该在自然中才使用的用以清除害虫的喙，去啄别人，去啄主人不喜欢的人或物。

因为，此时的鸚鵡，已经丧失掉了依靠自己的大脑去判断事物真伪的能力，是非不分，满脑子装的尽是主人的话语、口令和思想，所言所行皆非自己的东西，思维的方式早已异化为别人的思维模式了，而非鸚鵡自己本身的思维。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化的鸚鵡，其实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异化，而是坚持所异化的东西为正确的，视非正常状态中的事物为合理性的，并且认为自己很正确，似乎代表着一种正义。其实，是在充当着工具，到最后往往沦为制造悲剧的始作俑者的牺牲品或祭品，受害的正是鸚鵡自己——悲剧的主角。

鸚鵡的歌喉生来并非是用来学人语的，而是当其生命置身于自然之中，面对森林、面对大山、面对河流时，用它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来歌唱！上帝赐予的一双翅膀，原本是用来在空中自由飞翔的，而不是让其成为鸟笼子里的装饰和点缀。而如今，鸚鵡光艳亮丽的羽翼，似乎已成为主人拿来炫耀的羽扇；鸚鵡本身的语音功能，业已在长期的驯化中，退化成了主人声音的“克隆器”了。

即使有一天有人冒险打开了关鸚鵡的鸟笼子的门，鸚鵡啊，你那那僵硬的翅膀还能振翅高飞吗？还能飞向那遥远的大森林吗？



我是谁？

是遥远星辰迷失在途旅中的一枚种子坠落地球？
是太阳风暴抛向四面八方的一粒光子？
是月亮遗落下来的一片传说中的桂树叶？
是亘古岁月残存至今的一棵被神流放荒域的草茎？
或者是慧星。是陨石。是冰河。是狂风。是暴雪。是封冻欲望的熔岩巨石？
或者是泥丸。是雪豹。是孤狼。是岩羊。是鼠兔。是蚍蜉撼大树的最小蚂蚁？
或者是巨鹰。是天鹅。是鸽子。是乌鸦。是麻雀。是诗者心灵吟唱缪斯的百灵鸟？
我问星空。我问太阳。我问月亮。我问河流。
我问我香眠中的新娘。我问呀呀学语的婴童。
我是谁？
是神的子民？是远古大风的后裔？是高大江江河海遥遥中的一叶漂泊孤帆？
是雪山孕育的一片六形晶雪？是迷途荒原的白羔羊？
是餐餐餐盘中的一道小菜？
还是画境之中的那个仰望星空的高更？

我是高更吗？

我问1903年死于憧憬的高更我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星空的背面来的。是从慧星上来的。是从风和云的长裙中来的。
是从悲观中来的。是从远古的绝望中来的。是从流浪者的孤帆末端来的。
是从一粒微尘一粒草籽一粒水晶的希冀中来的。
还是从灵魂的花园、云上的童话中飘浮来的。或者是从神的故乡走来？

既然我来了，我又要往何处去呢？

我的神啊，
我从学会仰望星空的那一天起就在心里问我自己。
我从学会反省、忏悔、祈祷的那一刻起就在寻问苍穹。
——“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
翻过一道道岁月的山脊。穿越一层层亘古的星云。
我从梦中走来：
我走过了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我的壮年。
也许还有我的暮年。
触探365度空间：幻象如梦，四季的颜色已在时钟里褪色和远去。
我把春夏秋冬折叠成一方珍贵的记忆：
一半留存给自己；一半归还给造物主。
日落月圆。太阳照常升起。
云说：你从哪里来，必回哪里去。
风说：把肉躯焚灰扬撒，带灵魂离开，故乡在等你回家。

每个人的生命或许都有来处，因为我们的灵魂不能没有那个温暖的隐秘所在。——题记

星空。太阳和月亮，皆是神的星星



黄河 隆务河
青年作家作品集